

世纪风文丛

巴狄熊·勇斌·作 著

苗族巫事· 祀雷

远方出版社

苗族巫事·祀雷

巴狄熊·勇斌·侬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志忠

世纪风文丛

苗族巫事·祀雷

巴狄熊·勇斌·作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财经学院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17.5 字数：395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595 - 637 - 5 / I · 139

本册定价：24.00 元

序

龙文武

对于这本书我只能说,这是一本对于以前和以后都是有相当意义的书,此外,再也不宜作更恰如其份的介绍了,假如您问我为什么,我就要向您道出个中原因。

这本书是一套书的一本,排行为第二卷。这套被著者译作《苗族巫事》的书,苗语叫做《Bax deib xongb nangd ghunb》。如果著者采用直译的话,这套书该称作《苗族巫师的鬼》,简称《鬼事》。这听起来就有些骇人了。所以,著者很谨慎地译做《苗族巫事》。这个译法很贴合。

《苗族巫事》诞生的年代没谁能够完全搞清楚。苗族尚巫,好象在苗族祖先蚩尤与炎黄大战时,就有反映。之后的历史书又多有记载。记载越多,外界就越神秘。古人善于把事情神秘化。中华大地这个盆腔内的文化神秘倾向,从来就象是有基因似的。这不为奇。为奇的是《苗族巫事》一直没有人探究得象本书著者那么深,弄到那多令人振奋令人惊奇的宝贵资料。

著者在大致完成绝大部分巫事的资料搜集后,与我交谈,说有十二本书,字数达二百五十万言以上,我真的很难置信。但我相信著者是认真的。当第一卷——《苗族巫辞·招魂》的二校稿出来之后,我打心底相信了这套书的份量。这套书将对苗族文化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产生可能性。

所以,这本书就象一串色彩斑斓的珍珠链上的一枚,单独的欣赏它,难免失衡彼此。

原因之二是,我能读解的仅是译文和注释。尽管著者在译注时,早就想到了要尽最大的可能把原文的意义翻译出来,但是,无法从原文里转换出来的意义,毕竟还有许多。这是语言的缺憾。这样,完美的原文就将以谜的方式,与读者含蓄又陌生地相对微笑。这样,珍藏这本书,就难免有类似于珍藏不识其文的甲骨或有神秘不解图案的上古陶瓷。不过,珍爱未必需要全知。

我所以说这本书对于以前和以后都是有相当意义的,在于对苗族古文化甚至对中华古代巫卜文化的研究来说,需要更多的视角和手段,需要源于民族母体深处的原生性材料。这本书以及它所属的一套古籍,是苗族文化探索当然也是中华文化探索的“第一产业产品”。著者想作的是服务于更“厉害”的“第二产业”研究者。其次,这本书是苗族口碑古籍中记录古代战争最为完整的长篇叙事诗。它是武溪蛮(苗族先民)与征服者相抗争,并且取得辉煌胜利的有力证据。它反应了武陵苗族于战国楚灭之后在楚地又一次以独立的国家形式存在。在巫事中,它不无虚掩地暴露出管理军队、赋税、田土利用规定等,国家机器运转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我认为,至少可以将这本书的内容参与考虑汉代马伏波大军征苗失败的原因。

最后必须简要地介绍一下著者。在苗族众多的学者中,他应属于极有个性和坚韧毅力的另类。他著文论理,特点有二:一是思路诡异,结论总与众不同;二是厌恶引证,凡论皆源于悟,源于纯粹个人的心智。他不喜欢站在前人肩膀以增高的说法和作法。这是挺逗人的。愿他和他的书能引起您的兴趣。

2000年8月8日

写于铜仁

关于这本书的结构

按照我原先的设计,这本《苗族巫事·祀雷》仍然按 1999 年 12 月份出版的《苗族巫辞》之成书模式出版。因为我那些待出版的关于苗族之巫的书,共有十二本。这十二本书当中,有十本是具有古籍搜集整理和译注特点的巫辞诠释,有两本是专著。我想,十二本书基本上可以介绍和诠释清楚苗族巫事与其巫辞了,同时,我对这些东西的理解,也叙述完毕了。我自认为,这个布局很好,也很有气势,但是,当第一本书出版后,好些读者反馈信息,说读不懂,说弄不清那堂招魂巫事里面的人神关系和神鬼关系,说可惜没有关于巫事细节的人微描述。说的都很在理。我细致思量之后,决定从这本书开始,修改整套书和每一本书的结构,以便于读者能够与我分享更多的关于苗族之巫的知识。

因此,在这本书中,我首先介绍我掌握这堂巫事的所有知识的全部过程,以提供读者了解本书的成书背景,了解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文本,其田野作业有多少可信度。第二,我要对这堂巫事所涉及的神灵作比较仔细的介绍,对巫者操作这堂巫事所动用的阴兵鬼卒进行说明,使读者对本书的神灵系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第三,我要对这堂巫事的操作过程和有关活动参与人等的行为,以及行为的意义,作比较详实的描述,尽可能使读者对整堂巫事及其文

化蕴意,有一个较为可靠的认识平台。第四,我要把巫者给我讲解并嘱咐我千万不能传授他人的手语指诀,在什么时候使用,怎样做和在什么情况下做表示什么,毫无保留地叙述和图示出来,让读者能够涉足苗族之巫作为术的最核心领域,了解其中那些难以找到成因的文化现象。第五个内容,是原先结构中的主体,即巫辞的译文与注释。第六个内容,是我对祀雷这堂巫事及其所涉及的诸多文化现象的理解。第七个内容是巫辞的原文,即用苗文记录下来的巫辞。第七个内容,是我对祀雷这堂巫事及其所涉及的诸多文化现象的理解。为了不至于影响读者对各种文化现象的理解与判断,我将把自己的体会,放在后面,并尽可能地不作大的展开。

我想,如果不是我进入苗族之巫太深了,也不至于忽视许多前提性的知识,使读者感到读不懂。我将从这本书起,尽可能地从读者的角度设想阅读关于苗族之巫的书,需要哪些必备的基础,尽可能把容易忽视的现象和细节写详细些。

目 录

序言	(1)
关于本书的结构	(1)
第一部分	
田野作业感受	(1)
第二部分	
神灵系统介绍	(21)
第三部分	
巫事操作过程描述	(35)
第四部分	
手语指诀	(55)
第五部分	
巫辞译文及注释	(70)
第六部分	
巫事解析	(304)
第七部分	
巫辞原文	(320)
后 记	(504)

第一部分

田野作业感受

子目录

- ◆自我确认的使命····· (2)
- ◆并非神灵的指点····· (5)
- ◆动荡心灵的一些奇事 ····· (11)
- ◆迷惑于博大与遥远 ····· (16)

自我确认的使命

决定用最大的努力来探索苗族之巫,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种相当于老农荷锄上山的自觉。

开初,我这里所说的开初,大致是 1987 年初冬,即我从贵州大学数学系进修结业,到松桃盘信民族中学教书的第三学期半期考试前后。这天我来到我的学生田仁勇家。我来的目的,一是家访,了解田仁勇同学在家的学习与品行方面的情况,二是拜访他的父亲,向他的父亲学习一些巫辞。田仁勇同学现在已经是一位中学老师了。他的父亲是一位极负盛名的巫师(Bax deib xongb)。这个消息是我的同事龙长江告诉我的。我和龙长江在盘信民族中学时相交甚密。记得那天家访他和我是一道去的。可以说,这次带有两个目的的家访,是我探索苗族之巫的第一次行动。

在这次学习目的很不明确的行动之前和之后若干年,我都不知道是否有人开展过探巫方面的工作。当时,我的兴趣是研习苗歌。苗歌是苗族风情的一种最具有共识性的表现形式,它是诗歌,其形式之美与内容之类都非常的丰富。因为从唱诗的意义讲,苗族巫者唱诵巫辞亦属于其中,我就把巫辞的学习,也列入了对苗歌研习必修的基础课程,时刻准备去拜师学艺。

田仁勇家住在一个叫 goud zeis 的苗寨,这个寨子的汉语译名叫做:狗嘴。她位于松桃县城东偏北 4 公里处,村前有一条很清澈的小河。这条小河的岸,长年累月有许多水车在为田野转动。寨子建造在一坝水田后后面的土岭脚下,大体呈座东朝西向,四周都

是山,山体错乱无序,奔放地高耸远去或垂头抵河,很是随意,很是宁静和自在。田仁勇家住在寨子中间,一栋五柱七的木房子看样子挺陈旧,偏厦斜挂在右间的挡头,板壁显然涂过桐油,阳光下的光亮与颜色有一种拘谨的凝重感。

田仁勇的父亲六十一岁,他戴着一轮黑色头帕,穿着黑色的家织布对襟衣,也是黑色布料的裤腿很大,小腿上的绑腿亦是黑色,他的脸庞很是宽阔,身胚子挺大,说话真的声如宏钟。他很爽快地答应我的求教。为了让我不光学到辞,他先是唱辞,并讲解腔调要如何拿,如何换气,而后才逐句逐句读给我听,让我用苗文记录在本子上。由于那阵子我只是注重诗歌的形式及内容中的浪漫色彩,我只记录了一堂巫事(pot ghot)的那一段没有呈祭品的辞,便结束了学习。我虽然学会了唱腔,但我弄不懂所记录下来的巫辞,只不过,我还是感到自己收获挺大。

1990年秋天,我到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读书。这段时间正好是关于屈原族别讨论非常激烈的时候,我依据自己对苗歌研究的体会,开始了楚辞与苗歌的比较研究,在不无倾注感情的个人研究和阅读关于屈原族别大量研究文章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关于屈原或楚国与苗族的研究,太缺乏直接来源于苗族古籍资料的必须依据了。这场讨论,偏执的捍卫情绪,已经超越了学术研讨的理性界限,而自觉或不自觉介入讨论的人们却极少关心其论证的所谓合理性,在现世中鲜活文化的印证。于是,我再次想起了巫辞。巫辞毫无疑问是苗族历史文化极有实证力的古籍资料。这些古籍的挖掘、整理和译注,在我看来,对探明苗族历史发展的脉络,弄清文化的演变,已经比任何建立在汉书史典上支离破碎的记载之逻辑推理都重要。我就抛弃了对楚辞与苗歌的比较研究,计划用几年的努力,来完成巫辞的搜集、整理和译注,给比较缺氧的苗族与楚文化关系研究,提供一些有实际分析价值的材料。

1996年秋天,我正式启动了探巫工程,我计划用三五年的时

间,把现存于腊尔山数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巫师都找到,并拜他们为师,学习到而不是搜集到所有苗族巫事的巫辞与仪式,掌握其中的全部知识,而后再把这些东西叙述出来,让人们籍以了解苗族最神秘的文化,了解这些知识并借以拓展研究。

很显然,这是一项需要付出艰辛的工作,但我认定了这项工作舍我其谁,我就毫不犹豫地开干了。有许多好心的朋友问我,搞这个事情有什么用处?我知道人们有一种见解,那就是苗族之巫是封建迷信,我就很少谈我这项工作的意义。我的父亲见我长年累月走乡串寨,很是入迷于同巫者们交谈,就以智者的口气提醒我说:“你是国家干部,要注意影响”。事实上,不止我父亲一人从这个角度看待我和我的工作,甚至还有人嘲笑我拜师之事。就我内心而言,没有多少委屈要诉。我只想用执著的行动,来证明认知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许多人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实事求是,但是,当他们面对学术问题特别是涉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时,往往不是认真地思考,而是动不动就祭起主义的旗幡。真正的浅薄不是缺乏睿智与敏感,而是不加思索地盲从和判断。

也许正是因为血统注定的坚强,我才在四年的时间里,二十三次深入腊尔山的数十个苗寨,与巫者们同吃同住,与巫者们一道去行巫,学习了许多关于巫的知识。兴许由此之后,人们便把我看成了一名巫者,但我知道,我依然是我,我只是为苗族文化的深度发掘,作了一次在人们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探索。

并非神灵的指点

从我的整个探巫过程来看,一切都还算是比较顺利。我把这个过程说给有兴趣的朋友们听,他们几乎都认为有神灵在指点。但我知道并非如此,我只不过是恰巧碰上了机缘而已。

1996年9月上旬,我同老巫师石忠炳的关系,已经升华成真正意义的师徒关系了。所以我们之间能够在短短的半个多月时间内,结成非同一般亲密的关系,全仰仗我那已经过世了61年的祖父。这话讲述起来有些冗长,我就不想花费笔墨了。我凭借英年早世的祖父与老巫师石忠炳当年结下的那份情谊,很是迅速地学到了一般习巫者至少要花两三年时间才能学到的知识。我感到非常的慰心,感到非常庆幸。老巫师石忠炳也很高兴。他已经84岁了,膝下无儿无女。在我未曾前来向他投师之前,他只收下一个徒弟,就是他妻子从前夫家带过来的养子。他常为自己的这门术艺没有儿子或孙子来继承而伤怀。我以在他看来很高贵的身价来屈尊为他当徒弟,从某种意义讲,给他的脸面增加了许多“光彩”。我是认真的。我很虔诚。白天,我同他去行巫,或去给人家相牛,有几天我们还远离屋子,到山坡上去唱诵和记录那些不宜在家里念的巫辞,晚上我同他睡在他那几乎若干年没有洗的被子里,任那些硕大的老鼠在破旧的帐子上面奔跑,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是一股子劲地听他讲解巫的知识。我这般迷醉似的学习,让与他同寨子的许多人不解。我敢说,如果我不是有一个在苗族农村人人羡慕的公职,那些不解的人们一定会认为我是中了老巫师石忠炳的

什么邪术。

我同老巫师石忠炳学习的最后内容是祀雷。就我的想法来说,不是只学到祀雷就罢了,但石忠炳巫师在巫的知识上,到祀雷、迎龙等大型巫事就不甚熟悉了,也就是说,传授到祀雷这堂巫事时,他的术艺就差不多穷尽了。对此,他不作任何虚掩,他说祀雷这堂巫事,他在一生中仅仅作过4堂,而且都是在民国时期作的,时隔四五十年光景,巫辞和礼数都忘得差不多了。他传授我这堂巫事的辞时,偶而想起某种漏落了一段,有时还要我停止记录,让他回想辞的秩序,特别是讲到《pud dut sob》(说雷的身世)时,他差不多就没了章法。于是,我就不为难他了。我改变了以记录巫辞为主的学习模式,请他摆谈自己习巫的经历,到这个阶段,我才知道,他家虽然已传了九代的巫坛,但到他这一代,巫的大量知识都失传了。

据石忠炳老巫师自己介绍,他父辈及先祖们所掌握的巫事知识相当丰富,可以说本领过人,但他父亲死得太早了,他没有习得父亲的任何本领。他原本是不打算习巫的,他母亲对他说,若是他不接替自家巫坛,他的父亲及先辈们在天国就会缺衣少食,因为没有谁带领他们去享用人间供奉的烟火,他依了母亲的请求,就去湖南花垣某个苗寨投师学艺,经过两年努力,终于学成回乡,掌坛行巫。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就巫的知识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掌握,比如说椎牛巫事,他只是随同师父去主持过一堂,迎龙巫事虽说大体礼数知道,但真正要操办好,还是没有多少把握。所以,关于祀雷及椎牛、迎龙等等大型巫事的学习,他要我最好去湖南花垣或腊尔山深处的一些苗寨寻访。

这样,1996年9月中旬,我就告别了老巫师石忠炳,打算前往腊尔山。有意思的是,我在长兴堡夜宿一宵遇到一个熟人,改变了我的行程计划。我按照他的指点来到了满地乡一个叫 kiant mal (汉译成蛤蟆寨)的苗寨。我来找一位姓龙的巫者。据我的那位好

心的熟人说,那位姓龙的巫者本领过人,不但文武两教功夫高强,还有不少的法术。不幸的是,那位姓龙的巫者却在半年前去世了,我的确非常遗憾。但是,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我获知去世的巫者有一位徒弟,在天星坡下的黄板乡居住,据说也颇有名气。于是,我就赶了一天的路,来到黄板乡政府所在地,找到了我的家乡鸡瓜沟家族长辈麻江龙。他在乡里好象当了一个副乡长。通过他,我毫不费劲地找到了巫师龙文全。龙文全巫师约摸五十几岁样子,人有点瘦,但似乎没有巫者那种只可意会难以言表的神性韵味。

龙文全巫师在他的一个打铁铺子里接待我。我同麻江龙带上酒和肉去拜访他时,他先是有些吃惊,但当我介绍了寻找他的一番周折后,他就显得有些自豪了。夜来时,我们用足了酒饭开始谈论巫的事情,他使用高亢的调子唱起了祭祀女神的巫辞。他要我从祭女神、祭茶神这种小巫事开始学习,慢慢深入。我没有告诉他说这些小巫事我已经全部学习过了,我想从祀雷开始学习。我担心这样一来他可能会见怪。可是,他的这种传授太花费我的时间了。我在黄板乡呆了一个多星期,才学完两堂小巫事的辞,我计算了一下,如果按这样的方式,我至少要学半年到八个月,才有可能学到祀雷。我就把黄板乡自川村一位名叫龙青州的朋友找来,让他接替我,继续向龙文全巫师请教,抄录巫辞,我则抽身返回松桃县城,去找相熟已久的巫师田入超。

我知道巫师田入超住在松桃县城教场坝街背后的一个木材加工棚里,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找一家旅馆住下,而后买点酒肉去他做工的地方,同他交谈,表明来意。他很乐意传授我巫的知识。晚间,我们俩就在我住的旅馆交谈。这次学习我吸取了向龙文全巫师学习时的教训,先告诉田入超巫师说我已经向石忠炳巫师学习了近一个月时间,大多数巫事都有了基础,很想从他这里学到关于祀雷等大型巫事的知识。我和他是老朋友,他不因此拒绝我。但是,让我意想不到的,他也不会作祀雷这堂巫事,他坦诚地告

诉我说，他虽然投了若干位师傅，花了不下五年时间和不少钱米来求学，但真正算是学到手了的巫事知识，就数招魂、祭祖和一些小巫事。他告诉我说，就他所知，在方圆数十里范围内，熟知祀雷和其他大型巫事就田开元巫师一人。这个消息让我十分振奋，我便向田入超巫师询问，要怎么办才可以向田开元巫师拜师求教。田入超巫师告诉我说，田开元巫师已经关门好些年了，这话让我好生气馁。不过，我还是按照田入超巫师画给我的草图，来到了腊尔山下的盘石镇。

由于田开元巫师是否愿意授我关于祀雷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的探巫工作能否继续下去，我把去拜访田开元巫师这件事看得很重，在拜访的方式方法上我着实琢磨了许久。为了不至于吃闭门羹，来到盘石镇，我就先镇政府办公楼，找到我在师范读书的同学龙成高。他在镇政府当镇长，因为他在当镇长之前还在盘石镇小学当校长，对这里的情况可以说了指掌，而且，凭他的善良与诚实，我相信他与当地的人结有不薄的情谊。我记得当时他不在办公室。乡镇干部很辛苦，多半时间都在村里。我就去了我的朋友田茂成家。田茂成家住在盘石镇那条不象样子的街道最南端的寨子中间，他的一家人我都挺熟悉。正好这天他同他哥哥田茂松都在家。这样，我就在他家住了下来。晚上，龙成高镇长从村上回来后了，也来田茂成家，向我打探来盘石镇有何公干。我向他及田茂成一家说了我的来意后，他们都对我表示，没有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让老巫师田开元传授我想学到的全部巫事知识。

我非常感谢他们。我特别要感谢的是田茂成的父母。他们俩也出来充满自信地向我表示，一定要促成田开元老巫师尽授我其平生所学。田茂成的父母皆六十光景的老人了。他们也许着实是被我的虔诚打动，也许是他们天生就那么乐于助人。他们所以能够担保我求教成功，是因为开元巫师不是别人，正是田茂成的家族大伯。我真的感到好生幸运。所以，这一夜我睡得很香。我差不

多是一觉就天亮了，醒来时，田茂成家屋后一户人家正在用录音机大声地播放苗歌。我有一种感觉，我今天上午去田开元老巫师家拜师学艺肯定能成功。

上午九天钟的样子，我同田茂成、田茂松还有龙成高镇长，从田茂成家出发去田开元老巫师家，我相信，这样的面子是他的所有求教弟子所不具备的。我们走出田茂成家屋档头的小竹林时，遇见一位年轻的妇女挑着一担水往家走，那步态很是优美。

田开元老巫师家住在名叫 Bid gheul khad 的小山顶，离田茂成家约有 100 多米，三间瓦屋坐南向北，一间盖草的专门用来关牲口的草屋立在正屋的东侧，门面正对着路口。正屋前面有一块挺宽的院坝，左侧屋不远处，有一株硕大的古枫。我们到田开元家时，他的全家人都在屋。我们坐定后，田开元老巫师才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与我们交谈。他戴着黑色的头帕，身上穿有好几件对襟衣，脸很削瘦，但仍蕴有一股特殊的神韵，让人不由自主地信任和敬仰。龙成高镇长先与他攀谈，两三句话之后就把话题引到我的事情，这话还没说完，田开元老巫师就答道：“这事恐怕不成了，我不行了，已经半个月水米不进了，今天特别严重，所以，我让家人都不出门，守着我。”他说到这里，我便紧张地插话，问他患了什么病，他说是胃痛，已经很久了，吃不得饭，我详细地问了他疼痛的症状和吃过什么样的药，末了，我就告辞他家，径直奔到松桃县城，请一位在医院干了好几年的朋友，给我开了几十块钱的药，当天晚上就送到田开元家，让他服用，并告诉他说，我已向医生询问了，医生说这种病是不会死的，吃下药就会好，他说了些感谢的话，并留我在他家吃晚饭，我记得，当晚我们吃的是碴豆腐，那味道挺不错，我吃了好多，晚饭后，我还给他讲一些田人超的事。

大约晚上的 10 点钟的样子，我不无失望地从田开元家回到田茂成家，麻金堂已在田茂成家候了我差不多两个小时。麻金堂在盘石镇教育辅导站工作，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知晓我此来盘石是